

越過領袖的曠野

作者：賴淑芬

在中國服侍，我曾經因著國情而要結束國內的困境兒童家舍，就像失去自己的孩子般的感受。治療的過程也是一趟曠野之旅。以下是我於 2017 年讀書時的功課，有 18 頁之多，藉此與你分享這趟“曠野逆境”的心路歷程和屬靈意義，盼能成為你的參照和鼓勵。

內容

從結束「泉源之家」來思考“逆境”的屬靈意義	2
為何世界有這麼多苦難？	3
逆境與領袖生命的塑造	3
上帝將領袖推進孤立	3
第一階段是剝奪(Stripping) - 幫助領袖由破碎中進入與神深交。	5
滿腹疑問	5
第二階段是摔跤(Wrestling) - 將“為何”的經歷轉為“因為”，讓領袖更渴求神。	6
心靈的摔跤	6
人犯罪卻歸疚神，合乎理嗎？	6
我無法理解神，卻選擇越過理性的信心	7
上帝是包底專家，以痛苦成就美善	7
因為愛，耶穌進入苦難	8
迎向甘苦的服侍生命	9
難逃苦難，選擇面對	10
即或不然的信心	11
第三階段是親密(Increase Intimacy) - 加深領袖與神的關係，讓他將來的事工是由他的“生命 being” 所出來。	12
以真我面對神	12

再次回顧異象.....	12
重尋身份和優先次序.....	13
第四階段是前瞻(Release to look forward the future) – 釋放領袖更多認識和經歷神，燃點領袖更深渴求神在生命和事工上的同在。.....	14
繼續成為受苦世界的安慰者.....	14
主不會讓祂的應許落空.....	14
狹蓬中找到另一片天.....	15
再創造是由安息開始.....	16
總結.....	16
解開疑問.....	16
曠野帶來對己對神的新認識.....	16
我們的生命藍圖.....	17
參考.....	18

從結束「泉源之家」來思考“逆境”的屬靈意義

自從 2015 年佔中後，中國對境外服務機構開始加強監管，開始規範化。「泉源之家」一直領有「民辦非企業」牌照，合法在內地營運，但今年一月，政府推出「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」，導致境外服務機構，在生存和經營上雪上加霜。機構也努力不懈地按照程序辦理註冊手續，盼望繼續營運。沒想到於今年 3 月便發生私人安置點《韶關托養中心》，於 49 天內有 20 人死亡的事件，導致中國政府高度重視，即時安排到全國志願機構做檢查，位於農村的「泉源之家」，被指場地和消防設施不夠理想，機構一直積極尋找新地方以求達標，但一直未找到合適地方，最終面臨要關門這個困境。

對於我這個要明白神心意才能“撐”得過逆境的人，心情仍然悲慟，我按捺不住“有話問蒼”天的心情，究竟神向我說甚麼？

以下，我於用字上，苦難和逆境是有相同的意思。而曠野和孤立亦是相同意思，指人因苦難和逆境而出現的狀況。

為何世界有這麼多苦難？

異象大師 George Barna 曾於 1999 年抽樣訪問美國人，“如果神願意解答你一個問題，你會想問甚麼？”，結果最多人想問的是(17%)，“為何世界有這麼多苦難？”¹事實上，沒有信仰的人，或會將痛苦訴諸於“命運”。但對基督徒，最困擾莫過於目睹人類受苦，卻仍要相信上帝是愛人類的。

我發現上帝不是苦難的制造者，罪魁禍首是人濫用自由意志，帶來災難。但上帝能使用苦難，讓它成就我們生命的美善，變成逆向的祝福。就好像孩子犯錯、或無辜地被他人所傷。作為父母的，會倍加關注，提醒、分析、明白、鼓勵、關愛和管教等。目的是為了讓孩子，明白在世上必經痛苦，但可以將這些經歷化為學習，以致將來更加成熟，擇善而執，成為美善的人。在這個大前提和例子下，苦難和愛人的神可以並存和被理解了。而天父的愛，總在人受苦時變得真實和刻骨銘心。

逆境與領袖生命的塑造

我讀的是轉化型領導，深信逆境與領袖的生命成長是緊扣的。如甘陵敦所言，我們的經驗，無論好壞，都是滋養我們領導生命的重要元素。我們要用另一個眼光來審視過去不好的經歷，例如孤立、衝突、危機和攻擊等，讓自己能從回顧中轉化，擁抱這些經驗，視之為來自上帝化了妝的祝福。魯益師提出一句話：「痛楚是上帝的擴音器」。他說：「當我們快樂時，上帝向我們細語，向我們的良心說話，當我們痛苦時，上帝就用擴音器向我們說話。痛楚是上帝的擴音器，喚醒一個耳聾的世界。」²是的，逆境中，我會特別想聽到上帝的聲音，生命會有大幅度的轉向。由充滿自己，轉為渴慕聽祂。

上帝將領袖推進孤立

發生事故，這段時間的我，內心異常孤單，不是缺乏同行和慰問，而是內心的懸念未獲答案，或許就進入了“孤立”(isolation)的狀況。我就像一個不慎踩入了浮沙的人，死命地抓著救生繩索，以免窒息。孤立就驅使我尋求它的屬靈意義，讓我找回堅實的硬地。孤立的原因，可以是正面的，例如讀書，也可以是負面，像我這次沒有絲毫還價能力的「硬食」事件。Shelley Trebesch 提到，領袖在逆境中，正是神將領袖推進去孤立狀況的處境，為的是深化與領袖的關係，讓她在視野上有新的眼光(paradigm shift)，來看自己和處境，從而對服

¹ 這個調查是由 Barna Research Group, Ltd.研究，研究日期是 1999 年 1 月。

² 魯益師，痛苦的奧秘：一場思辨之旅，宋偉航譯。(台北：校園書房出版社，2001)，

待和事工，也有所改變。³ 看到了屬靈領袖這樣解說，心裡由害怕生出敬畏和期待。

羅學川說曠野是在得到新的屬靈力量和增長之後，好像為了要保證我們得到新力量能產生更有效的服侍而來的“煉淨”…曠野代表一種準備的階段，好讓我們能轉移進入新的服侍。⁴而甘陵頓 Robert Clinton 亦提到，視野的轉變 (paradigm shift) 是神突破領袖生命的一個重要項目。目的是讓領袖有革命性的改變。⁵ 羅學川以“曠野”來形容領袖面對的逆境。他對“曠野”的經驗描述，雖然他的用詞比較激烈和嚴峻，但它確能說出我的心聲，讓我感到被明白。

曠野是一個絕望、自覺迷失與黑暗的地方、是我們死了又死，跌到了好像無法再爬起來的所在；也是使我們自足、自義的幻象剝落之處，讓我們目睹赤裸裸、充滿罪惡的自我。有曠野裡，整個生命意義的架構就如同同一塊布被撕得稀爛，我們如同跌入了混沌的深淵中，忽然，卻又轉而進入了更深廣上帝妙愛的汪洋裡。…在曠野裡，我們更清楚地看見了自己…我們會遇見上帝，卻常發現自己的旨意與祂的旨意有衝突；正如雅各在天未亮之前，與上帝角力而永遠痠了腿。⁶

當我的旨意與祂的旨意有衝突時，我就進入曠野了。有時，順服是神聖和必須的，但大多是不愉快，總伴隨著艱辛的爭扎- 願意放手、被破碎，甚至不知道還可以如何走下去。每一個渴慕成長的領袖，總得走進自己的曠野！

羅學川認為，曠野是一種靈魂的心路歷程，可導致生命的蛻變。它是基督徒在屬靈和個人生命上增長的一個階段。但每個人在曠野裡的心路旅程都非常孤單，似乎沒有人瞭解自己，⁷ 即或你在關心的人當中。而這個無人明白的境況是神聖的，它會驅使人離開對人的依賴，無論是肯定、意見和幫助，走向渴想遇見全然明白祂的神。然而，我自己也見過許多領袖，就是無法理順上帝給予逆境背後的心意，導致與神之間擱置了一幅牆，甚至無法在神的國度走下去。曠野，可以是領袖最好也是最壞的時刻，失去一個生命或得回一個成長的生命，未可預料。上帝將人放在曠野，對祂和對我們，都是個大冒險啊！

³ Shelly Trebesch, *Isolation : A Place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Life of a Leader*, USA : Banabas Publishers, 1997, 10.

⁴ 羅學川著，曠野的經歷，黃輝爵譯。(台北：橄欖監基金會，2001)，7。

⁵ Robert Clinton, *The Paradigm Shift – God’s Way of Opening New Vistas to Leaders*, 1993, Barnabas Publishers, 1993.

⁶ 羅學川著，曠野的經歷，黃輝爵譯。(台北：橄欖監基金會，2001)，4-5。

⁷ 同上，4-5。

然而，上帝將人放在曠野，就一定有方法讓人從中得益和走出來。Shelley Trebesch 研究過很多領袖的孤立經歷。她歸納了領袖去出“孤立”的四個步驟- 剝奪(Stripping)、摔跤(Wrestling)、親密(Increase Intimacy)和前瞻(Release to look forward the future)。⁸ 既然孤立或曠野有著神的旨意，有著能更深認識神的吸引力，也有步驟可依，我就用它來檢視我當前的狀況，盼望找到路標，能離開和完滿這個曠野的旅程。

第一階段是剝奪(Stripping) - 幫助領袖由破碎中進入與神深交。⁹

滿腹疑問

當惡耗傳來，與孩子的突然分離，變得像做夢一樣，帶來我和團隊不斷的疑惑、震動和難過。同工與孩子之間瀰漫著無限的依依不捨、擔憂、無助和淚水。對我這個要明白神心意才能“撐”得過逆境的人，縱然此刻正忙於善後的工作，心情仍然悲慟，我按耐不住“有話問蒼”天的心情。聖經的答案，甚麼等候主再來，施行審判，再沒有苦難等的善意答案，只會讓我更孤單，根本無法滿足我裡面的空洞。我期盼神在逆境中，再一次展示：只有祝福，沒有咒詛。

受苦中，人可以選擇，懷著忿怒退縮，對上帝失望；她也可以接受試煉所得的喜樂。¹⁰ 聖經允許我們哀慟、抗議、對所遭遇的邪惡忿怒以對(而且認為這樣沒錯)。¹¹ 我確實忿怒退縮，我要與摯愛的孩子說再見，還有失去我用盡汗水、引以為傲的「泉源之家」。頓時湧出的感受包括：對孩子的擔心、對同工失去工作的愧疚、還有惱人的善後工作、身份的迷失、對未來職事迷惘、難於交待的尷尬…。

當上帝沒有得到自己的批准，就取去我珍而重之的事工，還有再次被拋棄的孩子…當上帝作事的方法與我對祂的認識和期望相違背時，我就頓時抗議。主不是說，要我們發展好這個服侍樣板，讓它被參考和延伸，以讓更多有心人祝福更多孩子嗎？如今，這個這個辦板，卻仿佛被毀了。與此同時，我計劃於

⁸ Shelly Trebesch, *Isolation : A Place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Life of a Leader*, USA : Banabas Publishers, 1997, 38.

⁹ *Ibid*, 44.

¹⁰ 楊腓力著 Philip Yancy, 有話問蒼天, 黃陳妙玲譯。(香港: 天道書樓有限公司, 2002), 127。

¹¹ 萊特著, Christopher J.H. Wright, 我不理解的上帝: 再思苦難、迦南、十架、終末, 黃從真譯。(台北: 校園出版社, 2013), 70。

2019 年不再做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的總幹事，卸下重擔，專心困境兒童的工作，那下里路的我，將何去何從？

此外，事件也帶來我與神關係的不穩定性。這段時間，我內心翻騰，翻出了許多負面感受和思想。上帝讓孩子再被遺棄，祂真的愛他們？(疑惑)；機構的中國事工還能發展嗎？那我何去何從呢？上帝對「泉源之家」講了這麼多應許，還會兌現嗎？以上的質疑，一直困擾著我，若不能在主裡得著答案，它們會導致我 1. 懷疑神的愛和屬性；2. 因失去異象而出現身份的迷失；3. 我一直追求聆聽神心意是否真實？以上的爭扎都是致命的，能打擊我的事奉生命和與神的關係。這段時間的屬靈戰爭卻是如斯劇烈，仿佛對上帝多年的信任，來了一次大測試！我這段時間忙著做功課和善後，缺乏安靜。而撒但，牠卻虎視眈眈地站在一旁，等著我何時倒下。

第二階段是摔跤(Wrestling) - 將“為何”的經歷轉為“因為”，讓領袖更渴求神。¹²

心靈的摔跤

當我發現自己的旨意與神的旨意有衝突，我的心靈就進入摔跤的狀態。雅各與神摔跤在回家見以掃的路上感到非常害怕，天未亮之前，他與那人摔跤而得勝，使他對於應付敵人的信心大大增加，或許就不再因畏懼而逃避苦難了。我覺得自己都需要與神對話(摔跤)。

人犯罪卻歸疚神，合乎理嗎？

我們對上帝的質疑，縱然祂欣賞和接納我們的心靈誠實，但當祂將自由意志給了人類，這個世界就進入了罪惡不堪的境況 - 遺棄兒女的冷漠父母；只求利益而妄顧生命的人；不公義的政府…終極受害的，不單是我們，還有孩子。那為何神不出手干預？首先，上帝不想我們變成機械人，祂想我們有選擇愛或不愛的自由，耶利米書卅一章 3 節，神說：「我以永遠的愛愛你，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。」如斯偉大的神，卻為了讓人類享用自由，甘於將祂的影響力，因人的反應而受到限制。

再者，要是神蹟始終不斷，這世界就變成一直有神出手干預，那這樣的世界，也不會有甚麼重要的大事需要由人類來抉擇了。¹³ 當人類弄得一團糟，

¹² Ibid, 44.

¹³ 魯益師，痛苦的奧秘：一場思辨之旅，宋偉航譯。(台北：校園書房出版社，2001)，121。

甚至牽連無辜的，就像我們的孩子，那要被譴責的是政府的冷漠、官員的貪財等，上帝只能為我們包底，努力將惡的變成善，努力將搞砸的計劃再納入正軌，讓祂對我們的應許得以兌現，那我仍要“歸疚”神，這個合乎理嗎？

我無法理解神，卻選擇越過理性的信心

當約伯同樣質疑上帝時，上帝沒有直接答他，只讓他再次看到神創造的壯麗和偉大，令人驚訝祂的全能和權能。謙卑下來的約伯回答耶和華說：「我知道，你萬事都能做；你的旨意不能攔阻。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？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；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聽我，我要說話；我問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從前風聞有你，現在親眼看見你。因此我厭惡自己（或作：我的言語），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。」伯 42：2-3。是的，我根本無法認識上帝的工作，即使祂將作事的大圖畫給我看，我也未必明白。

萊特在「我不能理解的上帝」一書中提到，「發問」是表達最深刻層面的信仰，有多少是在描述，即便此刻我無法盡然理解我也承認：信心尋求理解，但信心最後並不依靠理解。當然，這並不是說信心的本質是「不理性」的，恰恰相反，信心會領我們進入現今無法理解的領域。¹⁴ 當看到主的全能，對比起自己的渺少和對神的無知，但過去與神同行多年，神的確是良善的，我選擇相信，不是通過理性，而是信心。

上帝是包底專家，以痛苦成就美善

到今天，上帝依然為人類做包底和善後的工程，神想減少苦難帶給人類的痛苦，提升苦難為人類帶來的祝福。保羅說：「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」羅八：28。楊腓力說明“萬事”在他來說，是患難、困苦、迫害、飢餓、危險，是保羅一生的寫照，也在證明上帝不是興起那些困境，卻是透過困境在保羅的身上作工。¹⁵ 主知道沉淪的世界，也為領袖帶來了軟弱、苦困、逼迫，但神能使用這一切，讓領袖的生命更像祂。¹⁶ 保羅更提出，「因為我甚麼時候軟弱，甚麼時候就剛強了。」，我們越發覺自己軟弱，就越會依靠上帝。

¹⁴ 萊特著，Christopher J.H. Wright, 我不理解的上帝：再思苦難、迦南、十架、終末，黃從真譯。(台北：校園出版社，2013)，21。

¹⁵ 楊腓力著 Philip Yancy, 有話問蒼天，黃陳妙玲譯。(香港：天道書樓有限公司，2002),123。

¹⁶ 卡森著 D.A.Carson, 認識苦難的奧秘，何醇麗譯。(台北：校園書房出版社，2001)，89。

小屋的作者威廉·保羅·楊說：「我們不明白造物主、設計師，很難懂得從大圖畫着想，看的都是小小局面，凡事以自我為中心。」¹⁷不順心就呼天搶地。布洛齊(Henri Blocher)在《邪惡與十字架》對邪惡深入研究，得出聖經中三項根本的真理。邪惡的全然邪惡；神的全然良善及神的全然掌權。他以約瑟的故事來顯示三項真理皆存在。約瑟遭手足的殘害，神在試煉中保守約瑟的良善，就像神是良善一樣，教他以神認為對的反應來回應。通過一關又一關的試煉後，約瑟才能寬然地說：「不要害怕，我豈能代替神呢？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」創五十：19-20。最終，經過連番逆境，上帝能完成在約瑟生命的旨意。¹⁸但約瑟需要相信神能包底，以對的態度來面對一波又一波的功課，神就能將惡變為善。

我看過華里克牧師講道的影片，他提到，我們的經驗，無論好壞，都帶著命定。也沒有一個傷痛不是帶著目的，將來被神使用。關鍵是，我們要用另一個眼光來審視過去不好的經歷，例如孤立、衝突、危機和攻擊等，讓自己能在回顧中轉化，擁抱這些經驗，視之為來自上帝的化了妝的祝福。華人的教會文化較著重做事(doing)，對甚麼是生命(being)有一種陌生感。但受苦卻是主孕育我們生命的必修課，能清理我們的事奉雜質，使我們更像保羅，在任何處境都尊主為大。

因為愛，耶穌進入苦難

耶穌自己，也是受苦的神。祂虛己，放下爭扎，選擇順服上十字架。受造物一開始就知道神就是神，自己就是自己的那一刻，就出現了嚴酷的抉擇，看要選擇神還是自我作為中心。¹⁹在受苦中爭扎，其實是無法放下己，是不能接受上帝的做法沒有按照自己的標準和期望；祂的形象也不乎合自己心中的定形。失望、埋怨…悠然而生。人的靈性只要一切稱心如意，才不會去想放棄自我意志這樣的事。²⁰John Stott 提到患難見真愛，唯有愛叫我們肯為所愛的人受苦。示每拿的基督徒預備隨時為基督擔苦，且始終如一的愛基督。他們正如彼得和約翰一樣，「心裡歡喜，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」(使五：41)²¹

¹⁷ 威廉·保羅·楊著，小屋 *The Shack*，陳敬旻譯。(台北：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1)，20。

¹⁸ 萊特著，Christopher J.H. Wright, 我不理解的上帝：再思苦難、迦南、十架、終末，黃從真譯。(台北：校園出版社，2013)，79-80。

¹⁹ 魯益師，痛苦的奧秘：一場思辨之旅，宋偉航譯。(台北：校園書房出版社，2001)，127。

²⁰ 同上註，155。

²¹ John Stott, 從啟示錄看基督的教會觀。(香港：宗教教育中心，1999)，28。

耶穌也因為愛才能上十字架，讓我想起「我是好牧人，我認識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認識我。正如父認識我，我也認識父一樣，並且我為羊捨命。」約十：14-15。耶穌能夠捨己背十字架，在痛苦掙扎中體貼神的旨意，那是因為與天父的關係，帶著彼此認識和愛，才能完全順服，以至於死。示每拿在不斷受苦和割捨中，能真知道神，唯有愛的關係，人才願意捨己背十字架。小屋一書裡面的主角質問天父為何讓他失去摯愛的女兒時，老爹(天父)說：「不要以為我兒子選擇做的事，沒有讓我們付出昂貴的代價。愛也一定會留下重要的記號。」²² 苦難也有記號，其中是深的痕跡是愛。

詩三十四篇的題目是「大衛在亞比米勒面前裝瘋，被他趕出去，就作這詩」。「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，讚美他的話必常在我口中。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；謙卑人聽見，就要喜樂。」詩三十四：1-3。受苦的人應該是「謙卑人」。大衛以他的經歷告訴我們，在受苦中，繼續讚美、高舉祂的話，受苦的人必會喜樂！Timothy Keller 更認為，成功的事工，必須讓「謙卑人 the afflicted 聽見，就要喜樂。」耶穌因為愛而上十字架，大衛因為苦難背後帶著神的拯救而歡喜。

迎向甘苦的服侍生命

今天的信徒都喜歡聽祝福的話：「應許兌現」、「祝福滿溢」、「成功神學」……卻甚少有人講及苦難的深層祝福，甚至鼓勵人迎向苦難這個功課。我看了費蘭度的《迎向甘苦的服侍》，他說：服侍主的人一定會遇到苦難，但同時會得到不能言喻的喜樂，在受苦享樂的過程中學用簇新的眼光去理解苦與樂。費蘭度提醒，喜樂與痛苦可以並存，喜樂來自我們有力量去背起十字架，是喜樂讓受苦變得有意義。喜樂與苦難是基督教不可或缺的概念，兩者可以亦必須並存。²³

回想過去幾年，主真的在建立我的受苦恩賜，而費蘭度的教導也幫助我迎向甘苦的服侍，心中多了願意和期待。兩年前，一位牧者為我分析屬靈恩賜，她說主可能要發展我的受苦恩賜，我心內明白，但仍大叫不妙。當安靜默念主受苦的生命時，我想起「聖靈親自和我們的靈一同證明我們是神的兒女。既然是兒女，就是後嗣；是神的後嗣，也和基督一同作後嗣。我們既然和他一同受苦，就必和他一同得榮耀。」(羅 8:16-18) 受苦是作為神兒女的標記；受苦是得榮耀的另一途徑。

²² 威廉·保羅·楊著，小屋 The Shack, 陳敬旻譯。(台北：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1)，123。

²³ 費蘭度：《迎向甘苦的服侍》，陳俊莉譯（香港：福音證主協會，2013年），頁28。

難逃苦難，選擇面對

基督教輔導學之父保羅·杜尼耶(Paul Tournier)，在太太去世後寫了《創造性的痛苦》(Creative Suffering)，他的立論是：痛苦與喜樂都是基督教不可或缺的。他自少痛失家人，他說：「……我可以真心地說，我感到十分悲哀，但我是快樂人。」²⁴ 沒有人選擇經歷痛苦；沒有人喜歡回顧痛苦，但它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！

走進異象一定會遇上苦難。因為聖經說，凡立志行善，在世敬虔渡日的，必受逼迫。但我們可以在困難、痛苦下經歷神的愛。事實上，最能夠經歷神的愛和信實，就是苦難的時刻，包括在肉身、情感、人際關係等等所種軟弱。保羅說主的恩典夠用，叫他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保羅的服侍是充滿困難的典型例子。真正的領袖必定會樂意「同受苦難，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。」(提後 2:3) 為基督的緣故忍受苦難是一項特權。(羅 8:17-18) 特權是伴隨著要完成的特別任務(苦難)而來的能力。

況且，「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，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、永遠的榮耀。」(林後 4:17)²⁵ 這段經文也是我常常鼓勵自己的經文。無論個人的感覺如何、處境如何，或者眼前的挑戰有多艱難，總相信這是服侍者的常態，持守異象，信主加力，總能跨越，最後親嘗分享主榮耀的喜悅。此刻，我仍無法完全明白神的心意，但我願意以祂的心和真理來回應。當我們願意以愛和良善回應創痛遭遇時，療癒便能發生了。²⁶

苦中有淚，淚中有恩

以賽亞書 30:18 提到在苦難中等候神的，必蒙眷顧和帶領。「因此，耶和華必等候要恩待你們；他必興起來憐憫你們，因為耶和華是公義的神。等候他的，都是有福的。錫安的人民、耶路撒冷的居民哪！你們必不再哭泣。他必因你哀求的聲音恩待你；他聽見的時候，就必應允你。主雖然以艱難給你們當食物，以困迫給你們當水，但你的教師必不再隱藏；你必親眼看見你的教師。每當你偏左或偏右的時候，你必聽見後面有聲音說：『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中！』。」

²⁴ Paul Tournier, *Creative Suffering* (London: SCM Press, 1982), 60.

²⁵ 麥約翰：《領導真正領袖的二十六項特質》(香港：方舟機構有限公司，2006年)，頁 137。

²⁶ 威廉·保羅·楊著，小屋 The Shack, 陳敬旻譯。(台北：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1)，20。

當我放下疑問，尋找上帝在這次震動中的足跡時，我看到上帝愛我，愛同工和愛孩子。祂預知中國政府會因為維穩而推出政策，至終會導致許多慈善組織離開，而在這個巨大浪潮中，我們也無法倖免。然而，與上帝同行多年，我回想上帝的本質，才讓我找回堅實的踏腳之地。我深信上帝給人自由的意志，即或在上的為我們帶來無理的對待，甚至殃及一班無家可歸的孩子，我仍相信上帝並非始作俑者，刻意設計試煉，來達成祂在人身上的目的。相反，祂預知事情會發生，生怕我們受不了，所以用了兩年時間來預備我們。祂知道同工會無法割捨，甚至對於無法再保證孩子的福祉，而感到無助，所以祂讓我們聽到孩子遷出後，自己如何勇敢地依靠神，經歷出人意外的平安。

兩位年輕愛孩子的同工，有這樣的領受，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，門徒頓時沮喪迷失，主依然照計劃受死，祂要門徒記住的，不是主的死，而是與主同行 3 年多，當中的種種經歷和榮耀。主不離開，聖靈就不來；聖靈不來，門徒就無法經歷更新，帶來往後翻天覆地的影響。同樣，當孩子不能再依靠大人，孩子就經歷第一手信仰。有一位牧者鼓勵我，他說他 20 歲時並不珍惜聚會，當到外國餐館工作時，才為失去聚會的機會而常常流淚。結果，神親自牧養他，燃點了他讀聖經的火熱，後來更成為牧師。我想起去年，可能天天都有聚會的緣故，孩子確實有點“嫌棄”，惟願提醒和親自牧養牧師的天父，同樣親自牧養孩子。

想起有一個晚上，當孩子們見到同工落在悲傷中，孩子居然主動地擁抱和祝福同工，給予安慰和感謝。其中一個孩子擁著我，說多謝我開了「泉源之家」，讓他經歷了愛。是的，能傳能給的，我們都做盡了。我深信孩子在「泉源之家」帶走的愛和對上帝的信心，能鼓勵著他們依靠神繼續前行。對於那班忠心付出卻面臨失業的的同工，我們又能否相信作在“最少的身上”，上帝會以祂的國來賞賜他們？何況，患難見真情，同工們彼此擁抱欣喜，信誓旦旦，矢志陪孩子走到最後，我深信，我們擁有了讓神動容的團隊！

即或不然的信心

在保羅的書信中，有一封信寫下了一段親身的經歷，說明他甘願付出代價：「我們四面受敵，卻不被困住；心裡作難，卻不至失望；遭逼迫，卻不被丟棄；打倒了，卻不至死亡；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，使耶穌的生，也顯明在我們身上。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，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，使耶穌的生，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。」(林後 4:8-11) 一個為著完成神異象，連死也不怕的人，使撒旦只能抱著自己的無助逃跑。

聖經裡也有即或不然的功課。尼布甲尼撒王下令全國人民要向他的像膜拜，不然必會被扔在火窯中燒死，怎料三位年輕人：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不肯拜像，更回答王：「即便如此，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。王啊，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。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」(但 3:17-18)

「即或不然」即「即使不是如此」，就算被烈焰燒死，他們仍會堅持所信的，這信心是何等大！Charles Colson 提到甚麼是真正的信心：「就是無論環境如何，甚至有不利的境況，都能相信和順服。信心若建基於看得到的有利證據，那就不是信心了。」²⁷ 啊，即或不然的信心，恐怕要在曠野走多幾趟，死了又死，才能對自己倒空，成為陶匠手中的泥，任由主來模造。

第三階段是親密(Increase Intimacy) - 加深領袖與神的關係，讓他將來的事工是由他的“生命 being”所出來。²⁸

以真我面對神

Shelly Trebesch 提醒，在這個階段時領袖，需要對神有開放和誠實的態度。需要比出時間，停留來觸摸自己的破碎和脆弱。我也勇敢地告訴神我的疑惑，我的難受，甚至我的軟弱。我知道我對神的渴求和需要，是從來未如此強烈，在忙碌的生活裡，不斷呼求著，特別在處理會勾起很多情緒和無助的善後工作，只要小小的麻煩，隊工的誤解，已能將我推到沮喪的邊緣，負面思想和情緒是這麼活躍。我知道我需要神，知道祂良善的本質，並非我所想；祂為我們講過的每一個應許，都是是的，不會落空。特別在這一刻，我需要主，就像魚需要水，沒有主的回應，我是沒法繼續下去的。

再次回顧異象

回顧最初領受異象，是 2005 年 6 月的時候，我苦惱著該否繼續擔任總幹事一職。當時心裏非常掙扎。這不是我想做的崗位，我喜歡做前線工作。於是我在退修時跟主討價還價，當時主只是說：「我的心，掛念著世界各地的無家者。」單單這句話，卻叫我哭個不停……我不禁對神說：「主啊，原來我老是守著一己的安舒區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但祂的心，居然是記掛著世界上無家

²⁷ Van Diest, John. Do You Believe in Miracles?. Eugene: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, 2012, 120.

²⁸ Shelly Trebesch, Isolation: A Place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Life of a Leader, USA: Banabas Publishers, 1997, 44.

可歸的人。主啊，我會順服了，我不再走回頭路。」主再說：「不久將來，協會要離開香港，擴展到外地工作。」我回答說：「好的，祢怎樣吩咐，我便怎樣作。」就這樣，我知道協會工作要擴展到其他國家。半年後，在主奇妙的帶領，我就進入了中國開展服侍。

主也知道我這種助人型性格的領袖，很容易將自己的身份價值，與別人的肯定和事工的成效，結連甚至綁在在一起，人和事會是我的「偶像」。有一次默想，我進入了聖經耶穌受洗的一幕。那次，天父說要為我施洗，要我走到水中。我當時有好大的爭扎，覺得不配，也怕被揀選之後，要繼續承擔做帶領的角色。最終，我含著淚，在神的愛中，我看見自己被神施洗，我聽到天父親自說：「你是我的愛女；我喜悅你。」(可一:11)。是這個異象，天父清楚表明揀選我成為領袖，因為我是祂的愛女，這滿足了我對身份的認定。由於深植了這份確認，每當我經歷挫敗、被傷害和自我懷疑時，我會重新尋求天父的確認和牧養，再次認識自己和深化這個身份。有時，別人加諸我的痛苦，乃將我帶到與主發展更親密的關係裡，成為化妝的祝福。

重尋身份和優先次序

對於自己的身份，我也有醒悟。仿佛要再一次深化和肯定。回想起從2008年起，開始籌辦「泉源之家」，我就承擔多了一個總幹事的重擔，10年間生活變得異常忙碌，不斷在時間表中爭扎求存。這個事工特別費力，特別有神的同在，也特別眩目。我投放的汗水和淚水也特別多。我與神的關係，也起了變化。起初，我因著單純愛主的關係而投入異象。隨著越來越投入事工，我與主的關係變得功能，像決策會議多於愛的交流。我仿佛漸漸走在一條越來越乾涸的河床上，卻沒察覺到沒有水了。我需要重新尋找神的活泉，包括「我是誰？」，「我要如何與神同工？」，「甚麼是生命的優先？」感謝主挪走事工，我才不被停不了的大量工作拖著走，反而有停下來思考的空間。

我猛然發現，自己成為了以弗所教會的一員，能勞碌、忍耐、為主的名受苦，但要被責備的是，把起初(對神)的愛心離棄了，所以要回想是從那裡墜落的，並要悔改。(啟二：2-5)我墜落愛心的地方，是容讓事工擱置在我與神的關係中。事工導向讓我對神和對人，都少了駐足和聆聽。諷刺的是，我以做來發揮影響，但當我與神的關係變得功能性，我對家人和同工的影響力反而減弱了。上帝要我們的愛，而不是為祂做甚麼。祂知道當我們離了祂，我們不能做甚麼。只有與祂合一，祂在我們裡面，我們不用做甚麼，也能讓人見到神的愛。我也很喜歡第三部份的身份確認。神的關係勝過一切。

我發現自己也有從神而來的權能和神蹟，但不夠完全。上帝更是一位愛的上帝？一位充滿憐憫慈愛的上帝。我學會了那真正服侍的本質是順服基督的愛去愛人，而非僅是五旬節的能力。²⁹ 與神親密，不是服侍的身份，而是甚麼都不是的時候，仍然以神的關係為最大的滿足。唯有找回這個“第一”，“首要”，我再進入事工，事工和成效，再不會成為我的“第一”了。

當我與天父談工作，祂卻與我談身份。唯有無條件的愛，人再看重的，不是你能做甚麼，只因你是神寶貴的創造。耶穌誇讚馬利亞選上了上好的福份，是不能被奪去的。這個看似易懂卻難行的愛的信息，恐怕上帝願意用我的一生來調教我呢！

第四階段是前瞻(Release to look forward the future) - 釋放領袖更多認識和經歷神，燃點領袖更深渴求神在生命和事工上的同在。

繼續成為受苦世界的安慰者

今次的事情，我內心也多了一個疑問，若主再讓我有機會開家舍，我會開嗎？我能忍受再次分離嗎？但主讓我想起非洲的宣教士海蒂貝克 Heidi Baker，她一生陪著極端受苦的孩子，其中死亡的也不少。有一次德蘭修女特別疼愛的一個小女孩，從樹上掉下來死了。她親自安葬小女孩，容許自己哀慟過後，就繼續服侍，直到離世。我的一位代禱者 Carol，幾乎在同一時間告訴我，將來我們接觸的孩子，會更接近死亡，生命更短暫，會更難過，或許神在預備我吧！我深信，天父重視每一個受苦的兒女，用皮袋為我們裝眼淚，無論多痛多傷，愛讓神無法停止祂安慰受傷者的工程。

有一天安靜時，我想起了一套戲的畫面，一套 10 多年前的戲。沒想過，我突然記起它的戲名：Vertical Limit, 內容說一個因攀山而失去家人的年青人，收藏起傷痛，從始不再攀山，後來卻因為拯救妹妹，因為愛，從新出發，戰勝了心理而再攀山。真的，沒有一個傷痕，是神無法醫治的。也沒有一個理由，叫我們不再成為受苦世界的安慰者。

主不會讓祂的應許落空

「泉源之家」的事故，在人看來是不幸、無奈和疑惑——上帝的心意究竟為何？我們看「泉源之家」，就像一粒麥子，死在地裡，結出了許多粒子來！！在成立「泉源之家」之初，我們便領受最終的異像是建立服務楷模，鼓勵及培訓內地有心團體參與服侍困境兒童的服務。這件事情的發生，看來不幸，但

²⁹ 羅學川著，曠野的經歷，黃輝爵譯。(台北：橄欖監基金會，2001)，73。

「泉源之家」的異像已被延續和擴展了 - 首先是兩個大孩子到雲南山區服侍少數民族和困境兒童。第二是外出工作的孩子，自動組隊探訪遷入福利院的“弟弟妹妹。” 第三，有資深的同工到廈門救助管理站工作，傳遞。第四是主興起了當地義工網絡「接棒」，堅負起關顧正上學和上班孩子的責任。第五，泉州基督教兩會非常在意「泉源之家」的結束，與機構設立了籌委會，願意投放具大資源，探討由他們重新辦理牌照，加上我們的專業支援，再開展困境兒童服務。凡此種種，只要人願意放下己見和以為，謙卑地帶上神的眼鏡，就能看到苦中有淚，淚中有恩，都在於我們看逆境的態度。

當我將孩子和同工交托神，心裡的狐疑漸漸褪去，我忽然間充滿感恩。謝謝主賜我一個中場休息的機會，讓我重拾對主最寶貴的愛情，無忘初心。既然麥子死亡是結出許多粒子的開始，我看現在「泉源之家」的局面，不是結束，而是中場休息，因為它仍有下半場。我記起自己寫的書名，是從神領受的：成了一台戲。下半場演出，它是否比上半場更精彩，在於我們這班演員，有多了解導演的心意，與他有多深的默契，我們才能淋漓盡緻地演活導演的劇目。我會預備好一個初心，等待投入下半場的演出。

狹蓬中找到另一片天

此外，因為這個危機事出突然，傷痛之餘，也讓隊工重新思想事工的擺位。當研究者安靜下來，回顧往昔，上帝堅實地在帶領，祂對這個事工仍有未兌現的應許，深信祂不是要我們關門，而是要開另一道門。祂才是掌管中國的神，有危也有機，要問的是：「上帝透過困境，向我們說甚麼？」研究者重新回顧這幾年，神就事工說過的話，給過的應許。就是這個轉向，研究者彷彿在狹蓬中找到了另一片天！研究者就毅然地將事工和個人的工作方向，來個轉向，得到了令人興奮的發現。我們放下「泉源之家」，騰出空間，研究者與同工便整合近 10 年經驗，集中和轉型做「出版、培訓和督導」的角色，傳遞經驗，回應主寬廣的心意。也可到不同的地方，培訓更多有心人來服侍更多困境兒童。

研究者自領受「泉源之家」的異象後，一直知道要推動教會承接這個工作，train the trainers。只是同工一直忙於內部運作－照顧孩子和與官員打交道。因而沒有刻意經營與教會的關係，更談不上有任何推動教會接棒的跟進。政局發展到如斯不歡迎境外人留駐中國，似乎是上帝迫使我們不再眷戀視為自己所出的事工，滿以為只有自己做得最好，而是盡早將它交到本地人手上。何況，教會無論在人力、服務和金錢上，都有主的供應。教會或信徒群體申請牌照來

接手，更能保證事工的延續性，釋出政府疑慮的同時，回應神對孩子的愛和心意。

再創造是由安息開始

整理思緒到此，我想起能放下繁忙的工作，過回正常步伐的生活，多給自己空間，繼續畫畫，看書和寫東西。陪伴丈夫和女兒，會是多寫意！忽然間，我預期逆境過後，伴隨著是一份大禮物 — 休息和享受。其實，我渴求這種平衡生活近 10 年了，只是覺得主交托的工作，總得盡忠地幹。又是僕人的軛，沒法享受真兒子的自由。此刻，我感到開心、釋放、平安和期待。我剛定了六月頭放幾天假期，沒有議程，只是想讓自己休息，也親近神，看祂還有甚麼話對我說，這是我假期裡最期待知道的。

總結

解開疑問

約翰寫的是一封安慰的信，沒有任何責備，神親自安慰在苦難中的士每拿教會。主今天同樣安慰了我，讓我從逆境中學習到捨己，從而更新了我對上帝的認識和關係。這個“孤立”的功課，我知我仍未學完，我寶貴的學習是四方面。第一，我明白到苦難是人濫用自由意志，但上帝能將“萬事”都成為我、孩子、同工和機構的祝福。第二，再一次認清楚自己的身份，我也不再執著自己能做甚麼，或再用力來靠自己做甚麼，我也不介懷如何向人交待。當放下這個工作身份的爭扎，在主裡面尋回真正的身份，我多了一份釋然和自由。第三，在靈裡面，與神又多少一份信任，無論是自己、同工和孩子的將來。我沒法知道祂為我們計劃的大圖畫，我知道自己是渺少的，或許我真像約伯般根本無法明白神，過去的質疑也顯出我的狹隘和無知。但從過去到現在，我深深相信神是良善的。第四，事工的層面，無論是發展、停留或關門，我都願意接受。因為我已不再將自己的價值，與事工掛勾了，好一份大大的自由。

曠野帶來對己對神的新認識

苦難、逆境、曠野、孤立…看似可怕，背後卻是盛載上帝祝福的禮物，不禁讓我對這些功課，少了懼怕，看為神聖的任務。唯願我能習知自己的曠野，也認知自己的心路歷程，並有自己的信仰告白，³⁰才避免這個功課成為糟粕了。

³⁰ 羅學川著，曠野的經歷，黃輝爵譯。(台北：橄欖監基金會，2001),15。

我們的生命藍圖

相信，上帝手中拿著我們的生命藍圖。那藍圖是怎麼樣的？美國小說家索頓·懷爾德在《第八日》描寫了一位好人和他的家庭無端遭害的故事。懷爾德並未對這樣的苦難提供解釋或者解決之道，但提出了「織錦說」。

一幅手工美麗的藝術品，從正面看來，絲線各安其位、配色鮮艷，但若是翻到了背後，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，視線扭曲盤錯，有的長、有的短、顏色錯綜複雜。從背面來看，這幅圖像簡直亂得毫無道理；但從正面看，每個打結、剪線、換色的絲線，原來都有巧妙安排。受苦在神的手中，在我們所不能理解的設計藍圖裏，最終是成就了一幅偉大的藝術作品。³¹

上帝是全能、全善的神，我們生命中一切不好的，在祂的一針一線的用心下，只要我們保持著“等著瞧”的期待，祂總會有令人驚喜和感動的結局。

³¹ 威廉·保羅·楊著，小屋 The Shack, 陳敬旻譯。(台北：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1)，15。

參考

- 楊牧谷，基督書簡：啟示錄的七教會書信，校園書房出版社，1997。
- 蘇穎智，啟示錄：從黑暗到光明，香港：天道書樓有限公司，1998。
- John Stott ,從啟示錄看基督的教會觀，香港：宗教教育中心，1999。
- 萊特著，Christopher J.H. Wright, 我不理解的上帝：再思苦難、迦南、十架、終末，黃從真譯，台北：校園出版社，2013。
- 甘陵敦 (Robert J. Clinton)：《領袖的養成》，劉如菁譯（台北：天恩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46。
- 楊腓力著 Philip Yancy，有話問蒼天，黃陳妙玲譯，香港：天道書樓有限公司，2002。
- 卡森著 D.A.Carson，認識苦難的奧秘，何醇麗譯，台北：校園書房出版社，2001。
- 羅學川著，曠野的經歷，黃輝爵譯，台北：橄欖監基金會，2001。
- 費蘭度著，迎向甘苦的服侍，陳俊莉譯。香港：福音證主協會，2013。
- 威廉。保羅。楊著，小屋 The Shack, 陳敬旻譯，台北：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1)。
- 魯益師，痛苦的奧秘：一場思辨之旅，宋偉航譯，台北：校園書房出版社，2001。
- Lee Strobel, Why Does God Allow Suffering? Volume 24 / Number 1 / 2001 issue of the Christian Research Journal.
- Richard E. Oster JR.,Seven Congregations in a Roman Crucible, A Commentary on Revelation 1-3,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, 2013.
- Timothy Keller,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, UK : Hodder & Stoughton Ltd, 2013.
- Shelly Trebesch, Isolation : A Place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Life of a Leader, USA : Banabas Publishers, 1997.
- Robert Clinton, The Paradigm Shift - God' s Way of Opening New Vistas to Leaders, 1993, Barnabas Publishers, 1993.